

XINWENXUE LUNJI

新闻学论集

第 六 辑

(硕士、学士论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论集》编辑组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学论集

第六辑

(硕士、学士论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论集》编辑组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新闻学论集

第六辑

(硕士、学士论文选)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
《新闻学论集》编辑组编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北京鼓楼西大石桥胡同61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开本:850×1168毫米32开 印张:8.5 插页1

1983年7月第1版 1983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210,000 册数:8,500

统一书号:7011·93 定价:0.96元

目 录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报刊思想的发展	童 兵 (1)
革命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 机关报——《新莱茵报》	郑保卫 (27)
《火星报》——党的思想和组织中心	贾培信 (59)
周恩来同志和《新华日报》	张 涛 (84)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	俞家庆 (112)
《湘报》——戊戌维新运动中一张激进 的报纸	冯 迈 (137)
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动因在哪里?	李海东 (158)
报纸职能和报纸作用并立说	张雅宾 (181)
论通讯的景物描写	李广增 (194)
试论报告文学的新闻性与文学性	吴国光 (216)
谈精炼	孙冰川 (226)
——古代文论与报刊议论文写作 美国垄断报团的产生及其在第二次世界 大战前的发展	林良旗 (238)

硕 士 论 文

试论马克思恩格斯自由报刊 思想的发展

童 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和领袖，也是人民报刊事业卓越的巨匠和大师。他们一生创办、主编、编辑和协助编辑了16家报刊，先后为六十余家报刊撰稿。他们在长达半个多世纪所写的一千六百余篇(部)文章和著述，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在报刊上发表的。他们发出的四千余封信件，不少是谈及报刊工作的。他们生前虽没有留下新闻学方面的专著，但大量散见于各种理论著作和书信中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和极其丰富的报刊实践经验，为无产阶级新闻学奠定了基础，是无产阶级新闻理论宝库中的灿烂瑰宝。

本文拟就学习和探讨马克思恩格斯报刊理论的一个方面——关于自由报刊思想的心得体会，略陈一管之见。

马克思最早使用自由报刊这一概念是1843年1月。他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指出：“为了解决这些困难，治人者和治于人者都需要有第三个因素，这个因素应该是政治的因素，而不是官方的因素，这样，它才不会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应该是市民的因素，但是同时它不直接和私人利益以及有关私人利益的需求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的头脑和市民的胸怀

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那些既是人民的，又是自由的报刊，才是真正的报刊。报刊只有自由地存在和自由地出版，才能表现出报刊真正的人民性，才会发挥巨大的社会作用。因此，自由报刊思想成了他们最早研究的课题，也是他们在报刊领域一生潜心探索和为之奋斗不息的政治目标之一。

自由报刊思想继承了资产阶级提出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这种理论的要点是：报刊不是国家的公仆，而是人民追求真理大道上的伙伴，追求自由是人类的天赋特权，报纸的行动权力是不可剥夺的。生活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克思恩格斯通过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学说以及德国的自由主义运动，通过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刊先行者的经验，接受了自由主义报刊理论。随着他们革命实践、报刊活动、尤其是世界观的演进，他们用出版自由是阶级特权的观点取代超阶级的天赋特权观，用劳动人民特别是无产阶级取代资产阶级在报刊的主角地位，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进行根本改造，提出了自己的自由报刊思想。这一思想的要点是：维护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以反对现存制度、建立人民政权为目标；遵循报纸工作规律，自由地决定编辑方针和自由地出版发行；既不听命于反动当局的法律措施，也不屈服于错误的领导。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报刊思想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四十年代提出，到八十年代党报思想的形成与成熟，其间历经四十年。这一历史过程表明，无产阶级报刊的历史，是同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致的；报刊理论的发展，取决于工人运动、报刊实践和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水平。自由报刊思想，是十九世纪工人运动和工人报刊活动的产物，我们不必回避它，更不能歪曲和否定它。相反，探讨它，继承它，正是我们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

本文探讨自由报刊思想的产生和发展，不仅因为它是马克思

恩格斯报刊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因为国内外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在所谓“复兴马克思”、“研究马克思”热中，形形色色人物把自由报刊思想同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相提并论，鼓噪资产阶级自由化，冲击和取消党对报刊的领导；反之，也有人从极左立场出发，用所谓的“党性原则”取代自由报刊思想，把出版自由不加区别地统统斥之为资产阶级口号大加挞伐。因此，对自由报刊思想进行认真严肃的科学研究，从史实上搞清这一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发展演变的过程，从理论上总结它的基本原则，领会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从事报刊活动的方针、策略和经验，对于学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指导报纸工作，使报纸在“四化”建设中发挥战斗威力，对于建立和建设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提出自由报刊思想的历史背景

自由，既是阶级的又是历史的范畴。在原始社会，没有私有财产，也没有阶级和国家，除了所谓的“原始民主”，谈不到什么“出版自由”和“自由报刊”。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和私有财产出现了，民主和自由的要求提出来了。延及近代，又先后诞生了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等大规模新闻事业。于是，官方报刊和自由报刊等新概念形成了，新闻自由即自由采访、出版、发行新闻的要求提出来了。正如列宁所说：“‘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到十九世纪，在全世界成了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②

英法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早在十七世纪末已经提出，而德国则晚至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这是因为，德国的经济政治发展远较英法等国落后。当时，虽然由于关

税同盟的建立使德国也出现了经济起飞，资本主义生产在西部随着蒸气机的隆隆声有了长足发展，但是，整个德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它的西方邻国相比，还是相当落后的。在英国，资本主义大工业已具有相当规模，在法国，产业革命也即将凯歌高奏；而德国，这个世界近代第一张印刷报纸的故乡，由于封建割据，农奴制和中世纪生产方式的残余，加上连年战争造成的难以医治的创伤，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仍时常遇到种种巨大的障碍。社会政治的反动则更为突出。梅林说：“在整个世界史中，也许再找不出一个阶级象……德国诸侯那样长期地精神空虚、庸碌无能，但是对于人类的各种卑鄙行为却又那样地事事精通。他们丧尽廉耻，在形形色色的邪恶罪过中度日。他们滥用主权，与外国缔结盟约，把百姓的血肉之躯卖给外国专制君主充作炮灰，以换取任意挥霍之资，以便与法兰西国王比富斗奢，竞相角逐。”③

出版自由是政治自由的标尺。在重重封建专制的高压之下，报刊的状况更为可怜。马克思称这一时期为德国报刊的“晚刊阶段”，“精神上的大斋期”，把惨淡经营的几家报纸比作“沼泽上的磷火”。④

为了平息资产阶级的日益不满，反动派使尽了各种诡计。1841年12月24日新国王颁布了“放宽”书报检查的敕令。软弱无能的资产阶级对此充满了幻想，纵情欢呼这“片刻的恩泽”和“意外收获”⑤。他们利用短暂的“宽大”创办了不少报刊，作为自由主义者喉舌的《莱茵报》于1842年元旦破土而出，《尼科尔斯堡文学报》公开站出来鼓吹民主和改革。

然而，好景不常。新国王是在仇视自由主义的精神下长大和走上王位的。当他看到自由思想迅猛传播，大有危及统治宝座之势，立刻露出了反动的狰狞面目。他借口不得“传播错误和破坏性的理论”，很快把许给人民自由的诺言化为乌有。一时的虚幻，就这样破灭了。

德国资产阶级争取自由的斗争，几起几落。在这些回合中，这个阶级特有的软弱、无能、卑鄙和可耻暴露无遗。德国无产阶级由于封建和资本的双重压迫，英法无产阶级的熏染以及大量侨居外国呼吸自由空气的先进分子的影响，虽在人数和组织程度上还比较弱小，但在政治上远比资产阶级坚强。因此，资产阶级向封建主进攻时，不得不常常提防着自己同盟者的拳头，他们一旦政治地位有所改变，便即刻与封建主握手言和，以便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无产阶级。

这就是四十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自由报刊思想的历史背景。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报刊思想首先在莱茵省提出，也是不乏原因的。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在“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声中站起来了。伟大的法国革命震动了还在封建奴役下的邻邦，首先是德意志。恩格斯说过：“法国革命象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做德国的混乱世界。它的影响非常大。”^⑥1792年，法国的革命军队顺利地击退了企图扑灭革命而侵入法国的普奥联军，并攻入德意志，占领了莱茵地区。拿破仑执政以后，在这块土地上组织“莱茵联盟”，进行一些资产阶级的改革，实行拿破仑法典，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了道路，使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在莱茵地区得以普遍传播。生长在这一地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小生活在较为自由和开明的环境中，他们后来利用这些有利条件，提出了自由报刊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接受黑格尔哲学，成为青年黑格尔分子，随后又接受费尔巴哈学说之后才提出自由报刊思想的。黑格尔哲学虽然尽忠于反动的普鲁士国家，被集权主义者奉为“圣典”，但其中又包含着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他的基本论点是：世界永远处于不断变化和不断发展的过程之中，没有永不衰亡的东西，新与旧的斗争是永恒和绝对的。这一思想被马克思恩格斯天才地认识了，并使他们从中得出了革命的结论。

他们的思想源于黑格尔，又超越了黑格尔。他们的探索远远超出了抽象的、纯理论的范围。他们通过对人的理想品格的深入探讨，大胆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怎样才能使人不受压迫并成为自由的人？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他的人本主义学说给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思想解放的钥匙。恩格斯后来回忆说：“在那个狂风暴雨时期，费尔巴哈给我们的影响比黑格尔以后任何其他哲学家都大。”^⑦他们当时把人性归结为“人类理性”，认为精神自由是人的本质，唤醒人们“对自由的要求”是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前提，而自由报刊则是这种斗争的基本手段。后来，他们进一步把人看作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的人，从社会关系、等级、特殊利益来说明人们的政治倾向。这样，他们就摆脱了把人归结为“人类理性”的观念。他们在批判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的同时，开始了对费尔巴哈抽象化的人本学说的批判，揭示出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的、以人民为主体的自由报刊思想。

二、早期自由报刊思想和马克思 恩格斯与“同路人”的分歧

如前所述，马克思恩格斯是在莱茵地区的自由环境中长大的，从小就热烈地向往着自由。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引用过这样的诗句：

“你知道得很清楚，我不会用自己的
痛苦去换取奴隶的服役；
我宁肯被缚住在岩石上，
也不愿作宙斯的忠顺奴仆。”^⑧

恩格斯在一首题为《黄昏》的诗中，表达了同一种志向：

“我宁愿做一只雀遨游世上，

也不愿做一只笼中的夜莺，
为老爷们寻欢作乐而歌唱。”^⑨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原打算在波恩大学任教。可是，当局剥夺了费尔巴哈的教授资格，又褫夺了年轻讲师布·鲍威尔在波恩大学的授课权，这不仅使马克思失去了企图通过后者谋取大学教席的机会，而且使他从中看透了专制政治的腐朽。于是，马克思走上了通过新闻事业，用战斗的笔，为自由呐喊道路。

恩格斯早在1838年就开始在不来梅等地的报纸上发表自己的作品，并同书报检查官发生了冲突。以后，他又在《德意志电讯》上刊载一系列抨击专制政治、宣扬民主自由的通讯和政论。他的名作《乌培河谷来信》，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⑩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报刊活动的初期，也不能不受到他们同时代人的影响、启示和帮助。以黑格尔学说为宗旨的“博士俱乐部”，曾经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精神活动的中心。他们早期的自由报刊思想，便是在这一阶段开始形成的。这种思想可以简述如下：

他们认为，自由报刊是“关于对象的意见”^⑪；是社会的第三个因素，是国家的第三权力，治人者和治于人者借助这种权力互相平等地“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⑫；是“社会舆论的产物，同样地，它也制造这种社会舆论”。^⑬总之，自由报刊是超乎阶级的社会舆论机关，是凌驾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上的“伟大的天赋特权”，^⑭它们是绝对自由的。

他们还认为，追求自由是人的天性。因此，作为人类精神产物的报刊应该是完全自由的。他们把自由报刊理解为人类理性特权的体现，认为自由报刊的使命在于：“有原则地、大无畏地以自由的人们的语言来说话”，把“在希望和忧患之中从生活那里

倾听来的东西，公开地报道出来”，并“对这些东西做出自己的判决”，^⑮“原封不动地”送到“国王宝座的阶梯前面，送到国家权力前面”去呼喊。^⑯

为了使自由报刊思想付诸实践，他们还规定了自由报刊的工作原则，主要是：

自由报刊不应是“由枯燥无味的文摘和卑鄙的阿谀奉承拼凑起来的纯粹无原则的东西，而是以意识到自己崇高的目标的（虽然是尖锐的）批判精神来阐明国家大事和国家机构的活动”的舆论机关，^⑰也即自由报刊首先是批判性的政治报刊。

自由报刊应“撇开各种个人考虑”，拒绝“刊登一切企图坚持违背民意的立场的错误的个人意见”，^⑱即自由报刊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和要求。

自由报刊不应成为挣钱的行业，作家不应为挣钱写作，更不应“怎么指示你，你就怎么说，命令你说什么，你就写什么”^⑲，即自由报刊要反对资产阶级的盈利观念，要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和良好的品格。

自由报刊必须绝对自由，它的文章是不署名的。“不署名是由报纸的实质所决定的，因为不署名可以使报纸由许多个别意见的集合点转变为一个具有统一的理性的机关”，“可以使广大读者更为自由和公正”。^⑳这是对编辑的要求：要公正、合理，要保护作者。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坚持上进工作原则，加上一个由国家公布的出版法，自由报刊就会如同朝阳开放的玫瑰花，生机勃勃地挺立于社会之上，成为人民的文化和精神教育的强大杠杆。

早期自由报刊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早期革命思想的精华之一，他们关于自由报刊的使命的论述是异常精辟和富有革命精神的，但也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许多论述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报刊理论有不少相似之处，它们没有超出资产阶级激进派的范围，

本质上还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产物。他们把理性世界说奉为自己的世界观，把国家看作道德的体现，把法律当作自由实现的形式，把自由报刊看成理性的呼声和人类精神的特权。这里，除了黑格尔的深刻烙印，我们还可以明显地看到卢梭、孟德斯鸠等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痕迹。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此时正在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世界观转变，他们的自由报刊思想，与传统的自由主义报刊理论已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区别在于：这两种思想虽然都把报刊看作第三权力（或第四等级），但自由主义理论清楚地表明其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强调资产阶级有绝对的行动自由；而自由报刊思想则非常鲜明地突出报刊的人民性（他们最早把“人民性”引入报刊理论），反对资产阶级从“行业利益”考虑把个人意志强加于自由报刊。他们在《莱茵报》时期公开宣布自由报刊应表达劳动人民的意志、愿望和情绪。有无真正的人民性，是这两种报刊思想最根本的分野。以后这种区别相去日远，成了对立的理论，都是由此而发生的。

马克思恩格斯立场的转变，思想的进步，逐渐使他们离开传统的自由主义理论，并同曾经是他们的“领路人”和“同路人”的人们，诸如“博士俱乐部”的灵魂布·鲍威尔、激进派政论家卢格、伟大的德国诗人海涅，产生了分歧，最后，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他们分手，实际上表明了他们的自由报刊思想同资产阶级报刊理论的原则分歧和最终决裂。这是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在《莱茵报》时期，已经接近对自由报刊阶级属性的理解及科学表述，指出，自由是人的普遍要求，但它时而表现为特权，时而表现为普遍权利。这“特权”实质上指的就是阶级压迫。接任主编以后，马克思还指出，自由是统治阶级企图垄断的特权，而自由报刊的使命就是不让这种企图得逞。这些都清楚地表明，随着斗争的深入和对自由主义报刊理论的批判，马克思

和恩格斯已经逐步地同唯心论分手，同青年黑格尔派分手，转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时代的巨浪，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推到革命斗争的最前列，将落伍者抛向历史长河的沙滩。

三、从“人类天性”到“阶级自由”的飞跃

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报刊思想的质的变化，是经历了三次关于出版自由的论战以后实现的。

第一次论战发生在1842年1—2月，马克思写作《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马克思认为，自由报刊要表达社会舆论和组织社会舆论，充分的出版自由是它的前提；而任何形式的书报检查制度，总是对这种自由的限制或剥夺。因此，当新的书报检查令颁布、整个德国几乎都沉浸在盲目欢乐中的时候，唯独马克思以自己犀利无比的论文，揭露新国王的伪自由主义，同伪自由的歌颂者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文章指出，书报检查制度是反对人类成熟的工具，是剥夺报刊监督官员权利的手段，是惩罚思想方法的特权，是官方垄断的批评，是侵犯自由的警察手段，是迫害报刊的封建桎梏。由此，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治疗书报检查制度的真正而根本的办法，就是废除书报检查，因为这种制度本身是一无用途的，可是它却比人还要威风。”^②

这一次论战，马克思还只能从唯心主义立场进行战斗，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议论比较空洞，而且，这种理性的控诉只能求助于逻辑推理。但是，由于他对专制制度的深恶痛绝和对法令的合乎逻辑的分析，还是使他得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使它接近对出版自由的阶级性的理解——他认为书报检查令是反动的专制制度的产物。

第二次论战，从1842年4月马克思写《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

辩论（第一篇论文）——关于出版自由和公布等级会议记录的辩论》，到第二年3月他离开《莱茵报》，历时近一年。恩格斯也参加了这次论战。

这次论战是在另一立场——用马克思的话说，是在“平地”上——进行的。他写信给朋友说：“由于出版问题的辩论，我又重新回到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的问题上来了，从另一观点加以考察。”^②马克思从过去那种空洞的逻辑批判，开始转向从具体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立场来考察出版自由。他分析不同的经济地位怎样产生不同的政治态度，发现在当时的德国，劳动者没有任何出版自由，根本谈不到普遍的平等博爱。他们大声疾呼。这样，他第一次公开地站到被剥夺了自由的劳动者一边来了。他竭力论证他们要求出版自由的合理性，从而使自己的自由报刊思想的阶级倾向逐渐明确起来。

以后，马克思在查封《莱比锡总汇报》事件，在为摩塞尔农民辩护、林木盗窃法、新婚姻法草案、市政改革方案以及查封《莱茵报》等事件的辩论中，都从具体的经济和政治问题入手，捍卫人民的出版自由，同时又以报刊为武器，有效地展开争取各种政治自由的斗争。

恩格斯以《普鲁士出版法批判》、《〈刑法报〉的停刊》等文章参加了这次论战。他强调出版自由对于德国社会生活进程的巨大意义。他说：“普鲁士的舆论愈来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代议制和出版自由，特别是后者。不管国王怎样，首先要他给予出版自由，而出版自由一旦争得，……普鲁士下一步将怎样发展，那就很难预料了。”^③恩格斯把出版自由看成争取其他政治自由和建立新的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条件，这同马克思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在这次论战中，马克思恩格斯的个别观点仍然留有唯心主义的影响，但同第一次论战相比，他们的思想有了明显进步。过

去，他们认为要治疗书报检查制度，只要废除这个制度就可以了，还没有认识到国家的实质。而这一次已经意识到，统治阶级正是利用国家权力垄断出版自由，所以，改革国家制度是创立自由报刊的必要前提。

第三次论战，是在1844年春出版《德法年鉴》前后进行的。马克思同卢格关于杂志方针的争执，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的法哲学、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文学界的传统理论的批判，其中都涉及到出版自由和其他政治自由的本质问题。这时，他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使他们有可能从科学世界观的高度考察出版自由，论述自由报刊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在同卢格、鲍威尔等人的论争中，高度评价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作用，确信唯有无产阶级才能解放全人类，而自由报刊正是无产阶级用以对现存制度进行无情批判的武器。这样，他们就异常鲜明地揭示出自由报刊的阶级属性，揭示出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在出版自由问题上的尖锐对立。

《德法年鉴》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论文表明，他们已经克服了前两次论战中的那种以自我为目的的唯心主义残余。过去他们认为，“作家绝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做手段，作品就是目的本身”^②，现在则认识到，“批判已经不再是目的本身，而只是一种手段”^③。他们自觉地把自由报刊看成政治斗争的工具，看成无产阶级争取政治解放的武器，而不再把他们作为人的理性的体现了。同时，通过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他们树立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的国家观和法律观，多次抨击了英法等资产阶级政府的出版法或关于出版自由的种种虚假规定，初步清算了过去对于出版法的迷信。

第三次论战以后到1848—1849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报刊活动十分繁忙紧张。他们编辑或为之撰稿的报刊有：《社会明镜》、《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和《新莱茵报》等等，其间还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克利盖、海因岑等人进行

了论战，捍卫自由报刊的无产阶级立场。这一系列报刊活动和斗争实践，尤其是第三次论战使马克思、恩格斯的自由报刊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进一步具体化了。如果说，1842年和1843年他们为革命民主主义利益捍卫了作为自由报刊发展前提的出版自由；那末，1844年以后，他们已经从无产阶级立场出发，把出版自由看作无产阶级报刊发展的首要条件。从争取个性解放到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解放，从“人类天性的自由”到“阶级的自由”，就是他们的自由报刊思想所经历的道路。这次飞跃的理论上的不朽界标，就是1848年春问世的《共产党宣言》，实践上的界标，便是1848年6月—1849年5月出版的《新莱茵报》。

《宣言》作为无产阶级的政治行动纲领，也为自由报刊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石。《宣言》对人类解放的根本意义，对实现民主的真实途径，作了科学的阐述。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②6}。因此，在这个社会里，根本谈不到全人类的自由和博爱，根本不可能“平等地批评对方的原则和要求”，只有彻底摧毁资本主义所有制，剥夺剥夺者，消灭资本的个性和自由，劳动者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②7}这一前提实现了，才有可能谈到“人类天性的自由”。但这时，作为政治权利的自由，也就自然消亡了。在此之前，提出所谓“普遍自由”，只能为资产阶级提供理论武器，从而解除无产阶级的思想武装。

被誉为无产阶级第一张最好的机关报的《新莱茵报》丰富和发展了自由报刊思想。首先，《新莱茵报》的实践说明，自由报刊的任务不仅是揭露反动当局，而且要“破坏现存政治制度的一切基础”^{②8}。这样，自由报刊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性便十分鲜明了。其次，《新莱茵报》无情地揭露封建专制主义和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虚伪性，指出只有彻底推翻现存制度，才能获得真正的